

责编：魏振强 E-mail:oldbrook@163.com

2025年12月31日 星期三

乌胖子就这么在枝头胖了起来

在黄宏健老师的楮园的院子里，发现两棵乌胖子树。

乌胖子树是两棵盆景，树桩老粗，有碗口那么大。我估摸着，起码有二三十年的树龄。桩老，叶新，枝节虬盘，叶间藏着许多紫色的小果实。

楮园雨后，空气清新，我们站在乌胖子树前心意澄明。

不见乌胖子时，人与乌胖子俱是寂寂；一见到乌胖子时，人与乌胖子便一起胖了起来。

乌胖子是山野的果实。学名是赤楠，桃金娘科、蒲桃属。灌木或小乔木。赤楠树矮，不成材，一般在砍柴人眼中，不过是烧火可用，砍了并不足惜。只是这树的木质很硬，真要碰到树干直直的料子，可以做成锄头把、柴刀柄。可是，碰到这样粗壮又笔直的赤楠树干并不容易，那还是砍了烧火吧。

唯一让人生出怜惜之心的，是在深秋时遇到。这时候的乌胖子树，已结出一树乌黑的果实。

坐下来。坐在一棵乌胖子树前，慢慢地，一颗一颗地，吃乌胖子的果实。

一粒入口，酸甜可喜，山风拂面，心事了然。诚觉世事皆可原谅。

楮园院子里造纸。开化纸薄，帘纹不显，寿命又长，常被用作古籍修复用纸。黄老师半生造纸，与纸相守，守成一棵老桩。

院子里栽一棵赤楠，也就是栽一棵乌胖子，天天守着它看，也看不出它长大几分。

只是，乌胖子的果实，年年就这么在枝头胖了起来。

时间过了很久，这才发现，人树俱老。

枳椇在风中干掉

到新昌，走了一趟梅渚古村。并非是奔着什么目标去。新昌最有名的是大佛寺，晚饭后到大佛寺消食散步，静谧幽深，令人觉得这座县城的安详平和，心生亲切。新昌的古村落也多，小泉溪村，安山村，外婆坑村，下岩贝村。看看地图，古村星罗棋布，而梅渚村离县城比较近，十几公里，二十余分钟即到；又说是宋代古村，就随便去看一看。

可能正因交通过于便利，梅渚古村令人印象深刻的并不多。村边上即是园区和住宅小区，也是很城市化的，走进村庄内部，有一口大水塘，四面有一些民居，排列齐整，干净整洁。时近正午，村民不见几人，游客也不见几人。老街上的杂货店，小吃店大多锁了门，不锁门的也无人值守。我在村中小巷走了走，一会儿就走到了村后边，远远望见一棵大树。

是一棵古樟树。冠幅巨大，浓荫如盖，生命力旺盛，树上标牌显示此树龄为520年。村庄专

门为此树建了古樟广场。我最近关注古树，到哪里去了，知道有古树，都想去看一看。这棵大樟树是完全是偶遇，算是小小惊喜。还有一个惊喜是，忽然发现在古樟树的附近，有两棵胸径很大的枳椇树。

枳椇，也叫鸡爪梨、拐枣，它的果实是曲里拐弯的，像是工字形水管。枳椇在中国，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。《诗经·小雅》里说，“南山有枸，北山有榦。”后人解释，“枸”就是指的枳椇。枳椇果实的含糖量很高，因此也被叫做“糖果树”或“甜半夜”。

这果树在乡村里并不鲜见。只是我以前未见过有如此高大粗壮的枳椇树。两树相距数米，树姿挺拔，树径约摸一臂能够环抱。前不久，我采访过园林专家施奠东，施老近年在全国各地遍访古树，看了20棵2000年以上的古柏，其中10棵是3000年以上的古柏，看了15棵2000年以上的银杏，又看了20棵2000年以上的香樟，还看了全国有名的古树群。他有一个好习惯，十分的认真，随身带着卷尺，每遇到一棵古树，都要亲自量一量树的胸径。由此，他也发现很多书上所记录的古树的数据与树龄并不那么的确切。

我身上没有卷尺，因此无法丈量两棵枳椇树的胸径。我在《草木滋味》（广西师大出版社，2017年1月第1版）一书中有一篇文章《枳椇》，写到这树梢上的果实：“枳椇高高地挂在枝头，沾满孩子们带口水的目光……我们用竹竿绑上镰刀去扒。更多的枳椇扒不到，就一直挂在枝头，在深秋里风干。枳椇两头挂着籽。风干了，就更甜，一群又一群画眉和灰雀飞临，叽叽喳喳，欢喜啄食。”

枳椇算是野果吧，因为那枳椇树虽然可能是人们有意栽下的，但栽下之后，并不需要怎样过分的关心。只要到了时节，仰头一望，树上早挂满果实。有一年，我曾在韩国济州岛发现，当地人吹得神乎其神的护肝药，正是用枳椇为原料提取的。这让我想起，从前乡下若有人醉酒，就用檐下风干的，一把一把的枳椇去喂他。枳椇的籽也并不需要去喂给他吃。我们平常，肯定不希望吃到乱七八糟的枳椇子，好在那醉酒的人，已经完全不理会好吃不好吃了，只是囫圇地吃下去，果然解酒的效果，是很好的。枳椇子当然也是有解酒之用。

在梅渚古村，遇到古樟，也遇到两株枳椇树，不算白走一趟。枳椇当然还没有成熟，无法摘来品尝。太阳很烈，本来还想在哪里坐一坐的，却没有合适的地方。大树底下虽然有水泥做的凳子，实在是烫屁股，又有蚊子侵袭，遂罢了。后来又走在村巷中，见一小吃店门口有牌子，写着：

J

月光城 散文

浆果三记

周华诚

新昌炒年糕	15元
烤年糕	18元
糟肉年糕	23元
五花肉年糕	20元
榨面	15元
臭豆腐	10元

店中人正在午睡。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走了。想到这个梅渚古村，颇有点野渡无人的意思。回到大水塘边，见二三老汉在阴凉的檐下谈天，都光着膀子，摇着蒲扇，看上去，很有一些宋村的古意。

乍见之喜

酒店在八仙溪畔，背倚积道山，四面被广阔稻田环绕。夜深后，躺在草屋露台的藤椅上，积道山的轮廓融入湛蓝星空。山巅之上，天圣禅寺的灯火亮着，像是亘古未变的星子落在山尖。天圣禅寺的灯光，是月满法师特意点亮的，他说我们住在山下，一抬头就能看到。

第二天，本来是想去山上的禅寺与月满法师喝茶聊天的。后来转了两处地方，已近中午，天又实在太热，遂罢。

今天想写的主题是“薛荔”，是因那日清晨，刚踱出酒店大门，脚步忽而停驻——我在酒店门口一壁粗粝的石墙上，惊喜地看到披覆着青青苍苍的藤蔓。藤蔓爬得执拗又自在，牢牢抱紧石头，叶子卵圆形而厚实，泛着青幽色泽。藤上悬挂累累的青皮小果，圆溜溜的，像是小小的梨形——便是薛荔果了。

这石墙上的薛荔，并非山野里恣意生长的野物。酒店设计者心中，分明存了乡土自然的意趣，才特意将这野植引至此处。

酒店由釜章村闲置的老宅改造而来，二十多栋临水的独立草屋，推开窗，依依芦苇和朦胧山影扑入窗来。官方介绍，这是“八仙栈道共富带”上闪亮的节点之一。本来么，我住过许多的乡村酒店，这家也不算多么的出奇，只是觉得舒服和妥帖，环境、建筑、房间都质朴无华（也像是理想中的散文的风格），也算难得了。而今到了酒店门外，乍一眼看见墙上生长的薛荔，顿时心里默默给酒店设计打了高分。

这一墙薛荔，让我想起母亲做的木莲冻。

老家阴凉的桃花溪两畔，砌有高高的石埠，经年累月，石埠上爬满青色的藤蔓，这便是薛荔的藤。鲁迅先生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，有一段文字写道：“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，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……”这木莲的果实，也就是薛荔果，一颗一颗绿色的，垂挂在叶间。周作人也写到过木莲：“木莲藤缠绕上树，长得很高，结莲房般的果实，可以用井水揉搓，做成凉粉一

类的东西，叫作木莲豆腐。”

木莲果还有一个别名，“王不留行”。为什么叫“王不留行”，我却想不通，只是觉得这名字很好听，像是金庸的武侠小说里的人名。一个雪山飞狐，一个王不留行。或者一个黑风双煞，一个王不留行。

我最近在读《射雕英雄传》，看到第十五回了，郭靖和黄蓉两个人很好很好的。黄蓉纵马绕过大树，突然欢声大叫。郭靖跟着过去，眼前是一条清可见底的深溪。枝条拂水，溪中游鱼可数。读到这里我就担心有什么坏人会突然出现，还好他们俩只是脱了衣下去游泳和捉鱼，并没有意外的事情发生，也真好极了。金庸老先生颇懂得张弛之道。

罢了。说薛荔。郭靖和黄蓉跳下去的深溪，溪畔石壁上肯定也有薛荔果的。这果实里面有细小的种子，富含果胶，正好可以用来制作一种特别的清凉冷饮。

母亲就做过——她把木莲果采来，清水洗净，用刀破开，挖出中间的木莲籽，晒干装入干净的布袋，将袋口扎紧。听说，在从前没有冰箱的年代，一桶冰凉甘甜的井水，最适宜用来制作这种冷饮小吃了。如今有了冰箱，就用清洁的凉白开替代井水——母亲把装了木莲籽的布袋，浸在水中不断揉搓挤压，流出一种粘性的液体。去除泡沫后，将水净置，放入冰箱，几小时后，就能凝固成一种特别的果冻了。

木莲冻里，有时会加入一点糖水或蜂蜜，撒几粒干桂花，一勺晶莹剔透的木莲冻入口，爽爽滑滑，冰凉清甜，咻溜一下就滑入喉咙，那清凉的味道直沁心田，别提有多愉快。真是夏天的山野之味。

看着藤蔓上圆润的绿色果子，我甚觉亲切。薛荔藤蔓盘绕在粗朴的石墙上，叶影覆盖石面，使素朴的建筑添了律动的生机。

我想起昨夜躺在酒店床上，万籁俱寂，唯有阵阵蛙鸣涌进房间——不是这句话有语病，而是阵阵蛙鸣衬得夜之寂静；蛙鸣像是自八仙溪畔的草丛深处、从湿润的泽底毫无征兆地浮起，一波接着一波，连绵不绝地涌来，满盈天地。蛙声虽喧闹，却如雨如瀑，竟有奇异的催眠之效，使人相信这自然之音，终是与人的血脉律动暗合，不过是大大地上深沉而均匀的呼吸。

眼前的薛荔果，不再是荒径上的野草闲藤，却是新家园的旧邻居，为客人指认过往的归途。设计者让那些即将被遗忘的旧物，在光阴里重获新生，如同石壁上薛荔的青果，顿时给人乍见之喜。